

# 佤山的黎明（叙事长诗）

□ 张伟锋 著

## 第一卷 序曲

### 一、折断一支枪，另一支却响起

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政府宣布，无条件投降。自1937年7月以来，8年抗日战争中，临沧各族人民，和全国人民一道，付出了沉重代价。历经流血、牺牲，活着的人们，都渴望和平，渴望安定，渴望建立，一个独立、统一、自由、富强的新中国。

1945年10月10日，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，国共签订“双十协定”。然而，才转身，国民党即背信、即弃义。他们的枪炮，上满血腥子弹和炮弹。密集的、全覆盖的扫向解放区，他们的心里，只藏着一个坏主意——消灭中国共产党，消除人民军队的力量。

### 二、自私者的传承

1945年10月，在云南，蒋介石发动突然袭击，以武力改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，逼龙云下野，扶卢汉上座。

上座者，拥蒋保己。上座者，一方以血腥，镇压人民革命运动；一方以私心，扩充实力，巩固自身根基。顿时，浓厚的阴云，和白色恐怖，笼罩着云南大地。

### 三、探索、斗争和杀戮

前途在哪里，命运如何走向光明，有识者谋求着、探索着、实践着……

1948年7月15日，“七·一五”运动爆发——昆明40余所大中学校，上万名爱国知识分子，走上街头，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，与国民党反动派，英勇斗争。

“七·一五”运动，像一颗丢进湖水中的炸弹，引起国民党的强烈反应——白色恐怖，愈演愈烈。他们，明捕进步爱国人士，暗杀中国共产党人。

### 四、从昆明，向农村转移

面对国民党的疯狂扑咬，在付出巨大牺牲后，遵照中共中央和南方局指示，中共云南省工委决定：继续派遣党员骨干，和党的外围组织成员，到广大农村，到少数民族地区，建立革命根据地，开展顽强的人民武装斗争。

1948年秋，树叶在无声的风中，缓慢地飘落。宽阔的大地，顶着蔚蓝的天空。在这看似，无异于以往的时光里，却潜藏着，难以估量的杀机。早一刻，把革命的同志派遣出去，在某种意义上，就是对同志生命的关爱和保护，就是对党的事业，注入更为鲜活，更为强大的力量。

### 五、佤山：最初的革命队伍

在1948年秋天的某个时间刻度，以昆明耀龙电力公司职工，作为掩护的中共地下党员李培伦，接到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的通知，委派他，去昆明五华中学，找来佤山的“民青”成员魏文才，一起启程，共赴佤山，开辟武装斗争据点。

激动之情，涌上李培伦之心；责任之重，压在李培伦之肩。缺乏经验，不懂军事，势单薄……李培伦唯恐辜负组织的期望，便请求增派同乡、同学，曾为龙云护卫的“青联”盟员王维人，共进佤山。党组织应允。至此，最初的进入佤山的中国共产党的队伍，构建完成。只得成行，进入佤山腹地，开创新的天和地。

## 第二卷 入佤山记

### 一、中共地下党员——李培伦

### 1.苦难中进步

时代的贫穷和困难，降临到个人之上，是实实在在的沉重和闷不过气。1921年2月，李培伦降临世间，随后，又有兄妹降生。困顿之家，显得举步维艰。李培伦家，仅有一间茅屋，一亩田，除此之外，别无他物，靠租种维生。然而，李家有父母、三兄弟、两姊妹，共七口人，人多而食少，度日如年，危机重重。

李培伦酷爱读书，在阅读中思考人生，在阅读中预想未来，艾思奇的《大众哲学》，像一道光一样，照耀着他的脚步。他越读越多，越走越远，走进了深邃的思索的道路。这仿佛，是命运的一种遇见，为他后来的阔步前行，埋下了可圈可点的伏笔。

李培伦父母家徒四壁，却坚持供他读书，1940年，他从师范毕业，受聘省立昆华女子中学附属小学，教书谋生，贴补家用。在战乱年代，枪火飞行，没有安定。1941年夏，西南联大费孝通、吴文藻、冰心等，从昆明市内，疏散到郊区李培伦家所处村子。师范校长，借助这些资源，整合起来，办了一个高中班。李培伦辞去教书职务，慕名前来就读。不过，家境太过艰难，读了几个月，不得不寻找差事，谋求生计。

### 2.信仰中超越

表现优秀的李培伦，不愁没有活计，经同学介绍，他顺利进入昆明耀龙电力公司，以此为起点，他在电力公司，开始了为期8年的职员生涯。工作之余，李培伦主动翻阅进步书刊，补习英语、俄语。

1942年，李培伦认识中共地下党员岳世华，并参加岳所组织的“五九”读书社。随后，李培伦曾有赴延安，参加革命的念想，云大教授楚图南劝李培伦：“不必舍近求远，当地同样可以革命，而且更艰难、更光荣。”李培伦弄了去延安的念头，专心致志，投入到云南的眼下的工作之中。1943年6月，李培伦和同事毕风云，接到口头通知，要他俩参加一个集会。两人到达之后，看见已有十几个青年在座。中共地下党员张子斋在主持时宣布：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正式成立。

不久之后，李培伦进入“新联工委”，成为这个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的，领导核心。岁月伴春风，春风拂大地，三年之后的1946年7月1日，在中国共产党的25岁生日时，经张黄新介绍，李培伦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开启他跟苦卓绝，而又光辉灿烂的奋斗岁月。

## 二、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——王维人

### 1.无忧与愤慨

命运起伏的王维人，在时代的波涛中，生于1919年11月昆明呈贡，祖辈经济充裕，至父辈，有田地五六亩，兼营商业，童年幸福无忧。有长兄任职国民党军队军医，其姐其妹，均在农村谋生。

王维人读书勤奋，深受家人及亲属宠爱，1937年秋，入云南省昆华师范就读。一年后，家人包办婚姻，王维人心有不满，便辍学，入昭通巧家边地省小，任小学教员一年，此地边远、极苦。地主、恶霸欺压农民尤甚，王维人看不惯，伸张正义，最后只得愤而离去。

### 2.开化与控告

路途漫漫，王维人返回阔别已久的昆明，恰逢国民党中央军官学校昆明第五分校，招收17期学员。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，年轻的热血，涌上王维人的心头，便投笔从戎。1941年1月，毕业后，被分配到龙云的护卫混成独立团骑兵大队，担维护昆明市内、郊区交通秩序之责。

王维人住北校场。当时，同乡、同学李培伦，任职耀龙电力公司，跑警报时，常来此处避身。王维人闲暇时，也常去找李培伦，并相互推荐书刊阅读。日夜学习，进步快速，1942年秋，经李培伦介绍，王维人和同事赵建华，加入“五九社”读书会，每周两次，读《政治经济学》《大众哲学》等。

开化的思想，如奔腾的河流，拦亦拦不住。王维人所在的军队长官，贪污腐化、贩毒走私、克扣军饷、盗窃军粮，王维人极端愤慨，邀约几人，向团长龙祖纯，控告大队长魏淑祥。然而，黑暗之黑，并非一点之黑，王维人的义愤填膺，祸殃自己及家人，以被勒索巨款而收尾。

### 3.无望与脱离

逃离骑兵大队之后，王维人经同学介绍，到楚雄国民党十八师新兵大队，操练新兵。1945年8月，部队调红河蒙自大庄，编入国民党第九十三军工兵营，旋即赴越南，接受日本无条件投降。王维人奉命留守楚雄，准备下期新兵集训。

时隔两个月，一个漆黑的夜晚，国民党中央军五十三军的一个团，将王维人的人马，团团围困于费家坝营房，枪械被缴，财物被劫，士兵被运走。后来得知，这是蒋介石武力改组国民党云南省政府，逼龙云下台，这场行动，在云南各地如洪流般地进行。

独裁的阴云，弥漫着中国，弥漫着云南，继续走下去，是一条漆黑的、不见未来的路途。王维人在进步思想的烛照下，开始更加深刻的思考前途和命运。他决定，脱离旧军队，脱离污泥和黑暗，另寻光芒的道路。

## 三、民主青年同盟成员——魏文才

纵横绵延而常年翠绿的山，滋养出了勤奋好学的年轻男儿魏文才。

魏氏一家，原籍景谷县大歌场，父辈以贩卖盐酒为生，常往返于景谷县、双江县、沧源县。苍苍的佤山，需要食盐，需要烈酒，魏氏一家，结识了佤族部落上层人家，家境逐渐殷实，遂定居沧源。

1927年，魏文才生于佤山核心之地——岩帅，其父魏昌荣卒后，长子魏文成家学，供三弟魏文才先后毕业于双江县德胜乡小学，双江县中学初中。又于1947年，顺利入读昆明五华中学高中部。

热情高涨、追求进步的魏文才，在1947年底，经人介绍，加入中共云南地下党领导的民主青年同盟，他不仅自己马不停蹄，也渴望家人跟随时代步伐。他把进步书刊，寄送回了高处落后的佤山。

1948年，“七·一五”运动之后，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，昆明陷入沉寂之中，受党组织委派，地下党员李培伦找到魏文才。李、魏相会，李、魏接洽，李、魏周密策划，共赴佤山，开创革命根据地，临沧的春天种子，自此处开始，便正式孕育、萌芽、破土。

## 四、王维人返昆

旧日的黑暗漫漫无边，王维人择光明而行。1947年7月，经李培伦介绍，王维人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外围组织，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。王把妻儿送回昆明，便按组织的要求，抵达红河个旧中学任教，以教书为掩护，以言语和行动，传递先进的思想，播洒革命的种子。

在三尺讲台工作了三个月之后，王维人在一个安静的午后，收到李培伦，自昆明发出的信函。虽言辞短暂，但情势紧急，不容耽误，王不敢怠慢，匆匆办理离职手续，便踏上了回昆的路途。那时不如现在，即便交通顺畅，也免不了舟车之苦，但热血和激情，抵消了这些身外之物。

王维人返昆后，直达李培伦的住所，探清信函之后的意义。李告诉王，鉴于一些同志的身份暴露，和国民党的持续白色恐怖。中共昆明市委书记陈盛年决定派他们，赴佤山组建革命武装，配合解放军入云南。人员稀少，经费困难，路途凶险……这是摆在他们面前的具象困难，但是，王维人如李培伦一样，得此事时，情绪特别激动。“艰难算什么，为了革命，我愿意付出热血和生命。”王维人说。

### 五、在昆明车站，碰头

三个人如同三条河流，在昆明长途汽车站，聚合。一条来自李培伦，一条源于王维人，一条便是魏文才。车站里，人群熙熙攘攘，来来去去。他们，如同众人一样，即将奔赴，遥远的佤山，开启全新的革命生活。

莫名的激动和兴奋涌上心头。他们渴望，汽车的发动机赶紧响起来，黑色的轮胎，飞快地运转起来。然而，由于旧疾作祟，李培伦的鼻腔流血不止，不能即刻成行，只得把王维人、魏文才相互介绍之后，匆匆返家，留在昆明治病。

前方在等待着李培伦、王维人、魏文才，未来和期许，早已强烈地注入，他们的心扉和脑海，他们，将因此次远途，

而变得与众不同，名留青史。

## 六、下关汇合

蜿蜒的公路，颠簸着两颗年轻的灵魂。王维人、魏文才一路奔波，一路艰辛，终于抵达，风力与古时相差无异的，大风之城——大理下关。沿着指引的路线，他们敲开了，下关卫生院董绍嘉的家门。

几个时日以后，沿着王维人、魏文才，走过的路线，李培伦亦抵达下关。稍作停留，由于工作，他当夜便去了古老的大理喜洲镇，与喜洲中学的有关人员对接事务。

王、魏、董三人则加紧备料，做足进佤山的准备，只得李培伦返回，便即刻启程。佤山的情景，已经不止一次浮现在他们的心头，他们既心生向往，又猜测着可能遇到的险难，甚至可能殒命佤山。但是，他们又无反顾——

## 七、董绍嘉的药物

大理下关的风群，吹拂着碧蓝的洱海，也席卷着城里的大街小巷。

动荡的时代，危险时刻就在身边，在下关，为了安全，董绍嘉将李培伦、王维人、魏文才，留住在他的家里。这样，一来方便准备工作，二来可以交流，再来则安全有保障。

董绍嘉是新民主主义青年联盟盟员，任职省防疫大队长。由于这一掩护和便利，前行佤山的三人队伍，有了药物保障。要知道，在那个久远的年代，药物就是生命。多少人因缺医少药，只能眼睁睁地等待生命的逝去。

路途之前的佤山，更是需要这些药物。董绍嘉的药物，像一阵阵春风和细雨，给前行者带来了无限的滋润和温暖，使他们倍感安全和充满力量。

## 八、钱币的兑换

从昆明赶赴佤山，公路只到大理下关，便终止了它的延伸。钱币的使用，亦是如此，仿佛进入了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。下关及其以上的大城市，流行使用金圆券，而以下的更小的地方，只能流通半开。在董绍嘉帮助下，李培伦、王维人、魏文才，完成了钱币的兑换。这微薄的钱币，在饥困的年代，由三人想方设法获得，它们微薄而不能持久，但哪怕只能支援着前进一步，也是意义非凡。毕竟，从此开始，问题会排着队前来探访，而他们，能做的就是点点滴滴克服，一页页地翻阅。

## 九、找寻掩护的马帮

在历史烟尘里，大理曾经书写过灿烂的篇章，相对于边缘的缅甸地区。这里，依然比较繁华，这样，就吸引着，纷繁的马帮，往来于两地之间，即便有大河阻隔，即便有高山纵横，即便有瘴气萦绕，即便有土匪、恶霸出没。

在乱世，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中，如何选一支安全的马帮，之于李培伦、王维人、魏文才而言，极为关键。弄不好会暴露身份，导致没有开始的事业，夭折于萌芽。凭借着经验和打探，他们穿梭在马帮之中，找寻和等待那支应该出现的队伍。

## 十、选中，丁家马帮

缅甸马锅头丁朝臣，跃进了李培伦的视野。丁家马帮，常年往返大理、缅甸两地，有良好的信誉，也有充足的实力。李培伦、王维人、魏文才的佤山之行，有丁朝臣的庇佑，应该是稳国安当的。不过，人心隔肚皮。况且在那种命都可以，朝不保夕安的年代，小心和谨慎实属必须，有时过分警惕也尤为必要。

李培伦的头脑灵活，又加之董绍嘉，为他们准备了一些药物，便对丁家马帮坦言，此行佤山，是为了调查双江疫情，并提供一些医疗帮助。丁朝臣走南闯北，自然不是一般人物。经过缜密的分析，他选择对李培伦三人深信不疑。当然，作为保命、续命的物资，丁朝臣对李等人的药品，自然特别关心和偏爱。若能结为朋友，或许日后能够派上用场，世事一直在变化之中，谁又能说得准？就这样，李培伦三人的佤山行，

算是准备完毕，只待起身。

## 十一、两匹棕马

李培伦大病初愈，又从昆明长途奔波至下关，又忙前忙后准备佤山行之事，加之漫漫前路，都得依靠脚步前行。即便资金短缺，王维人、魏文才商量后，向丁朝臣马帮多雇了一匹马。

两匹棕色的马。一匹用来托运行李和药品，一匹给李培伦骑用。不过，李培伦自始至终，都没有爬上马的脊背，靠着坚韧的毅力，徒步行走着每一寸路。

李培伦虽然从小生长在艰苦的环境，但这样的奔波之苦，之前却也没有承受过，况且重病之后，气虚体弱。或许是信念，或许是对光明的渴望，激发了他的无限潜力，他那瘦弱的身体，时刻散发着坚毅的气息。

两匹棕马，三个衣着朴素的年轻人，跟随着来回奔走的丁家马帮。起早贪黑，克服重重困难，走在前进的路上。

## 十二、过澜沧江

奔腾的澜沧江，从青藏高原，一路南下，一路汇聚众多支流。抵达云南临沧境内时，已是壮阔之河。从下关出发，李培伦、王维人、魏文才和丁家马帮，必须跨越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江，所幸，在江流之上，有摇曳而又坚定的青龙桥，使他们可以淡定而又从容地迈步。

大河滔滔，水流激昂。站在江中之上的桥梁，李培伦忘却了一路艰辛的疲惫，他激情感慨，深深地为河山的壮丽所感染，深深地澜沧江开山凿石的力量，所触动。向南，持续向南，这条来自远古的河流，最终去了世界上最大的海洋。

涓涓细流，纳百川之流，成为开闢之河，抵达广袤无垠。沉思中的李培伦，坚信他们此行的目的，也一定会以星火之势，烧遍佤山大地，给那些此刻深处黑暗的地域，带去无限的光明和温暖。

## 十三、漫长的路途

从下关起步，沿蒙化，经顺宁，过云县，到缅宁，前前后后，需要十多天时间。十天里，李培伦、王维人、魏文才和丁家马帮，一起风餐露宿。夜晚，有蚊虫飞舞，也有猛兽出没。星光洒在黑色的天空里，像一颗颗晶莹的宝石。行路者，黎明启程，天黑驻脚。在路途上，走到哪里，便算哪里，在路途，中有疲惫，也有喜悦。在夜里，天空总是帐篷，大地就是床板。在驻足时，简餐素菜。行路者，一起搭伙筑灶，煮罗锅饭，一起拴马、放马。丁家马帮的行走，声势浩荡，丁家马帮的声名远扬，一路行走，平安无事。

## 十四、马帮的言辞

魏文才是土生土长的滇西南人，李培伦家境穷苦，王维人相对好些，但也在社会上磨砺、滚打了很久。三人虽然年轻，却能处理好人情往来，为人处世。路途，中，三人主动帮忙，马帮人自然是特别乐意，不仅好言相待，而且讲述一些，马帮生活的日常，以及缅甸地区，人民群众的生活状态。动乱的年代，那些腐朽的统治者，无心无意无情为民，只顾盘剥压榨、恐吓群众。黑暗中生长的人们，有苦有怒有怨，而无处释放。只能低声忍气，默默生活。奔走的马帮，是吃苦耐劳的人群，既能隐忍，又遇事果敢断处理。这种精神，在行走中，深深鼓舞了三位革命者。他们跟随马帮行走，前后有半个多月，不长也不短，不仅锻炼了身体，更是磨炼了革命的意志。

## 十五、沿途，凋敝的村庄

山脉横亘在前方，河流大大小小，交错纵横着拦在脚下。跟随着熟悉路途的丁家马帮，李培伦、王维人、魏文才三人，规避了很多艰难险阻。

行走的身体，流动的眼睛。所经之处，有村庄散落在山间，有人群偶尔出没。村庄凋敝不堪，不知怎样形容，人群面黄肌瘦，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情感，去同情他们。所见之后是所感，所感之后是所想，所想之后是所行。李培伦陷入了无边的冥想：我们是时代孕育出来的革命者，我们的一切努力，就是要让这些荒芜之象，告别人间，让生活者富足、安乐。（未完待续）